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

第一回 絳珠宮黛玉悟天機 太虛境警幻談因果

話說林黛玉自那日屬續之後，一點靈魂出殼，亦不知其死，出了瀟湘館，悠悠蕩蕩而行，四顧茫茫，不知身在何所。心中正然驚疑，忽聞迎面有鼓樂之音，繡幢翠蓋飄飄揚揚而來。只見女童數輩上前稽首，內有一人，明眸皓齒，鬢發垂髻，笑問道：「姑娘可好？相別數載，姑娘可還認得我麼？」黛玉聞言，細視其人，十分面熟，卻一時想不起他的名字，乃問道：「你是誰啊？好像在那裡見過你似的？」那人笑答道：「我是服侍太太的丫環金釧兒，姑娘如何就忘了呢？」黛玉聞言，不勝驚疑道：「你不是那年投井死了麼？如何又在這裡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金釧兒答道：「此處名為太虛幻境，乃天仙極樂世界。我們奉警幻仙姑之命，伺備採轎，特來迎接姑娘。」黛玉又道：「我並不認得什麼警幻仙姑，接取我何緣故？」金釧兒道：「此乃天機，見了警幻仙姑自然分曉。」

說著，只見幾個女童抬過彩轎，金釧兒攙扶著黛玉坐好，四個女童抬起，行走如飛。前面繡旂引路，翠帶飄揚，鼓樂喧闐，十分熱鬧。黛玉坐在轎中，心下狐疑。低頭一看，只見自己華冠繡服，並非家常打扮，悄然驚悟：莫非我身已死？回想臥病時，焚詩燒稿，與紫鵑悲慟之事，又不知寶玉果真娶了寶釵，目下是何光景？眼中不覺流下淚來。忽又一轉念想道：我生來薄命，父母雙亡，依靠外祖母家。雖然老太太十分疼愛，到底不比自己家中。寶玉既然負心，更復何望，死了倒也乾淨。

既有鼓樂接引，自必是天仙福地，且看他們把我抬到那裡！

一路行來，遠遠但見一個石頭牌坊，玲瓏剔透，上面橫書斗大的四個金字「太虛幻境」。又有一副對聯云：

假作真時真作假；無為有處有還無。

轉過牌坊，便是一座宮門，金碧輝煌，上面一匾，橫書四個金字云：「孽海情天」。又有副長對聯，寫道：

厚地高天，堪歎古今情不盡；

癡男怨女，可憐風月債難酬。

黛玉看罷，心中詫異道：這麼一個極好的所在，如何題出這樣的話來？正然尋思，只見轎走如飛，轉過宮門後面，又有一座牌坊，上面橫書著「真如福地」四個大字，兩邊也有一副對聯，寫道：

假作真來真勝假；無原是自有非無。

黛玉看畢，又想道：此處匾聯的話語，卻如何與前面的大不相同？正不知是何意見，但又見轉過牌坊，也有一座宮門，上面橫書一匾，大書「福善禍淫」四個金字，也有一副長聯，寫的是：

過去未來，莫謂智能賢打破；

前因後果，須知親近不相逢。

黛玉看畢，正在沉吟玩索間，忽見前面別一洞天：宮門高聳，殿閣巍峨，十分都麗。轉過兩層，便是一垂花門，進了垂花門，只見兩旁游廊，層欄曲樹，院中間白石欄內種著一叢仙草，一縷幽香沁人心髓。抬轎的女童落下轎來，只見正房中珠簾響處走出一個麗人來，笑容可掬道：「姑娘到了。姑娘可好麼？」黛玉細視其人，長眉秀項，笑語嫣然，不禁驚喜道：「你不是晴雯姐姐麼，怎麼也在這裡？」晴雯答道：「說來話長，請姑娘進宮，慢慢的細稟。」說著，搶步上前，將黛玉攙出轎來。這裡黛玉手扶著晴雯，輕移蓮步，走進宮門。但見金碧輝煌，耀人眼目。錦裯、繡毯、翠幕、珠屏，迥非人世所有。正中一座榻上放著一張小炕桌，紫檀雕刻，極其精工。桌上放著一個小小金爐，不知焚著什麼香，旁有一盤佛手，金色爛燦，異香撲鼻。金釧兒先將引枕靠背挪好了，讓黛玉坐定，遂又捧上香茶。

只見十數個仙女，俱各丰姿秀曼，羽衣蹁躚，上來參見。

方才跪了下去，黛玉立起身來，忙命晴雯攙他們起來。眾仙女道：「娘娘今日初歸，理應叩賀的。」黛玉聞言暗忖：我是個女孩兒家，他們如何把我稱起娘娘來了？忙問晴雯道：「姐姐，你說此處到底是什麼地方，他們都是些什麼人，你與金釧兒怎麼也在這裡？」晴雯笑道：「此乃天仙清虛之府，名曰太虛幻境，此宮名為絳珠宮。前殿有一位警幻仙姑，善知過去未來之事，我前日來時，也是蒙他接引的。當時他對我說過，姑娘是什麼絳珠仙草，寶二爺是什麼神瑛侍者；我們的三位姑娘和璉二奶奶，都是什麼薄命司的仙姑；又有什麼金陵十二釵的冊子，我與金釧兒都是副冊上有名兒的，其中的精微詳細，我們也參解不透。姑娘今日初到，身上未免勞乏，俟歇息一夜，他明日必來拜賀的，那時姑娘當面問他底裡，自然明白的了。」黛玉聞言，點頭歎息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

正欲往下問時，只見金釧兒稟道：「警幻仙姑差人送仙丹一粒、仙酒一瓶、仙果二盒、肴饌四品。」黛玉向晴雯笑道：

「我尚未奉謁仙姑，反蒙惠賜先施，真是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，如何是好？」

晴雯道：「仙姑的美意，姑娘領受才是。」黛玉聽了，點點頭兒。於是，晴雯率領眾仙女將禮物收下，發付來使去訖。

金釧兒道：「姑娘遠路勞乏，只怕也餓了，可將送來的酒果吃些兒，過會子只怕警幻仙姑就來，也未可定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俗云『行客拜坐客』，那有反勞仙先來之理。我們吃些點心，先去奉謁仙姑才是正理。」

晴雯遂令眾仙女將酒果肴饌擺上來，杯盤羅列，真是上界仙品，都不知何名，但覺香美異常。黛玉此刻也覺肚中饑餓，遂將仙丹一粒用酒溶化，吃了下去，又吃些酒果之類，覺得一縷熱氣自湧泉直達泥丸，精神頓長。乃笑向晴雯道：「我往日不大會吃酒，吃一半杯就覺頭暈。今日這酒倒吃了三杯，不但不醉，反覺長起精神來了。」晴雯聽說，細將黛玉端詳了一回，不禁狂喜道：「姑娘的面色，全然不是當日病弱的樣兒了，真真的牡丹、芙蓉也無此嬌豔，越顯出眉梢眼角的丰韻來了。若能教我們寶二爺看見，還不知樂成個什麼樣兒的呢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這個丫頭，怎麼耍笑起我來了。」晴雯笑道：「姑娘不信，等我取鏡子來，姑娘自己照一照就知道了。」說著，回身向裡間取出一面把兒鏡子，遞與黛玉。黛玉接來，自己照了一照，心中也自歡喜。於是，漱口吃茶畢，向院中閒步一回，看了一回絳珠仙草，這才吩咐女童們伺候拜謁仙姑。

只見四個女童抬進轎來，黛玉問道：「此處離仙姑的住處有多遠？」眾仙女回道：「就在兩座牌坊的中間那個宮便是。」

黛玉道：「如此說路也沒多遠，此處又無閒雜人往來，我們正好步行，玩玩仙景豈不有趣。晴雯姐姐，你在家裡照應，只教金釧兒同仙家的幾位姐姐跟了我來。」說著，便輕移蓮步走出宮門。但見一片青苔白石，毫無半點飛塵，四面玉宇瓊樓，高插九霄雲漢。迤邐行來，但覺身輕步健，氣爽神清，乃笑向金釧兒道：「警幻所贈的仙丹大有意思。我往日在家，時常害病，從瀟湘館走到怡紅院就喘的受不了。今日走了這些路，反覺得腿上有勁兒似的。」金釧兒道：「可不是呢，那年我跳了井之後，不知怎麼就糊裡糊塗的到了這裡，肚裡的水漲的實在受不了，滿地打滾。也虧警幻仙姑給我灌了一粒仙丹，沒多一會的工夫，那個水，除嘴裡吐的不算，底下就像撒尿似的直流出來，可惜將太太貴的裝殮——還是寶姑娘穿過的一條桃紅灑花中衣——全濕透了，還把我媽給我費著心兒紮的一雙滿幫子四季花的鞋兒也糟蹋了。後來我就甦醒過來，覺得眼明耳亮，心內清爽，十分感激。只是糟蹋了衣裳，我心疼的什麼似的，我反倒埋怨起來說：『仙姑，你老人家既是慈悲救人，如何連個救人的法兒也不知道呢，我往常間聽見人說，有投河跳井的，總是打撈起時將人倒控起來，肚裡的水都從嘴裡流出來才是，你怎麼灌了我一丸子藥，水都從底下撒了出來，糟蹋了我的褲子、鞋兒，難道教我在這裡光著屁股、精著腳過日子嗎？』說的仙姑沒了法兒，照樣兒賠了我一條小衣、一雙鞋兒。我如今現穿的不是嗎。」一席話說的黛玉用手帕子握著嘴，嘻嘻的笑起來道：「難為你這個丫頭，虧你嘴裡說得出這些話來，也太不害臊了。」

金釧兒正欲回答，只聽迎面有人說道：「那不是林姑娘來了麼？」黛玉抬頭細看，只見迎面有一個丫頭，跟隨著一個麗人冉冉而來。」忙問金釧兒道：「前面來的就是警幻仙姑麼？」

金釧兒也仔細一瞧道：「這來的不是仙姑，是咱們東府的小蓉大奶奶。」黛玉道：「原來他也在這裡，可謂『他鄉遇故知』了。」說著，只見秦氏等已到面前，笑容可掬的問道：「姑娘可好？幾年沒見模樣兒越發標緻了。我今兒聽見姑娘的駕到了，趕著請安來了。不知姑娘又往那裡去呢？」黛玉拉住秦氏的手，笑道：「大奶奶，你這幾年可好？我竟不知道你也在此。我如今要到警幻仙姑處拜見去呢。你且先到我那裡等著我，就住下罷，我們晚上也好多說說話兒。」秦氏道：「就是這麼著。

天也不早了，姑娘請去罷。」二人說畢，分手而去。

這裡，黛玉又走不多時，早到了仙姑的宮門首。只見匾上橫書著「離恨天」三個大字。正欲觀看其餘，只見警幻率領著一班仙女迎接出來。黛玉先將仙姑一看，只見他仙風道骨，別有一段風流；羽衣蹁躚，另是一番豐致。比櫳翠庵的妙姑尤覺光豔動人。連忙上前施禮道：「弟子下界凡愚，深閨弱質，偶因一念癡情，遂爾自捐身命，乃蒙不棄，收錄門牆，一切癡緣，仍望仙姑指示。」警幻見黛玉容華絕世，舉止幽閒，不禁點頭暗歎，連忙攜手相攜，笑道：「賢妹不必過謙。你我原係姊妹，只因你有一段因果在內，故爾謫降塵寰，了此一番宿債。且請進來坐下，慢慢的告訴你。」

於是，二人攜手攬腕步入宮來，就在正中榻上，賓東主西一齊歸坐。女童捧上茶來。茶罷，黛玉先就欠身問道：「適蒙仙姑見教因果一事，請指迷津以開茅塞。」警幻笑道：「說來話長，這個寶玉，他的前身乃是女媧氏補天所剩的一塊頑石，未經投胎之先，曾作過赤霞宮的神瑛侍者。那時，賢妹乃西天靈河岸三生石料的一株仙草，名曰絳珠，因雨露衍期，漸就萎蕤。神瑛侍者日以甘露澆灌，受了日月精華，乘了山川靈氣，故能脫化為人。你與寶玉兩個人，生前纏綿，死後纏綿，也不過是以情補情而已。」黛玉聞言暗付道：原來如此，怪不得寶玉那樣頑固，我又這樣多病，原來是頑石與草木耳。想罷，又向仙姑道：「弟子與寶玉，既是以情補情，他就不該負心，使弟子九原銜恨。」警幻笑道：「莫之為而為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致者，命也。你與寶玉之事，天也，亦命也。」黛玉聞言，不禁蹙起雙蛾，一聲長歎道：「易首乾坤，詩首關雎，人倫王化之原，情之所鍾，上天弗禁。弟子與寶玉一段情緣，出自至情，並非傷風敗化鑽穴竊牆之比。天地之大，於人何所不容，奈何壽毒至此？弟子實所不解。」警幻笑道：「賢妹，你如何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。我且教你瞧一個東西，你自然明白了。

女童呢？過來。」只見一個垂髫仙女答應著走來。警幻道：「你去到薄命司櫥內，將金陵十二釵的正副冊子一總拿來。」女童領命，去不多時，抱著一摞冊子笑嘻嘻的走來，放在中間小炕桌上。

黛玉便將頭一本冊子揭開，留神看去。只見頭一頁上畫著兩株枯木，掛著一條玉帶，下面畫著一堆雪，雪裡一股金簪，後面一首五言絕句，寫道：

堪歎停機德，誰憐詠絮才？

玉帶林中掛，金簪雪裡埋。

林黛玉生來穎悟，念了兩遍，早已明白。笑問警幻道：「細玩此詩，不過是我們兩個人的名姓，可有什麼因果在上頭呢？」

警幻道：「你只細玩這個『歎』字『憐』字，就可以明白了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原來就這兩個字上分別。且如弟子，因姻緣不遂，飲恨而亡，這算得薄命，原該可歎可憐！若說寶姐姐，他如今婚姻如意，夫唱婦隨，有何可歎可憐的呢？」警幻道：「人之薄命，遭際各有不同，未可一概而論。」因將冊子又揭了一頁，指著道：「你看這一頁，是你元春姐姐。這一頁，是你迎春姐姐。他兩個，一個是貴妃娘娘，一個是誥命夫人，怎麼算得薄命呢？只因富貴不長，榮華不久，所以也就謂之薄命了。如今你元妃姐姐，現在東邊赤霞宮居住。至於其餘的姊妹們，也是各人有各人的薄命處，豈能相同呢。你往後逐頁看去，自然知道了。」

黛玉聞言，便將正副冊子逐一的留神看了一遍。內中也有一看便知的，也有參詳而知的，也有不大明白的。遂將冊子合上，欠身笑道：「許多冊子，一時也不能深究其奧。只是寶姐姐的薄命，弟子到底不能無疑，仍望仙姑明白指示。」警幻笑道：「未來的天機，我也不敢洩漏。你與寶玉，不但有人世良緣，兼有天台宿分。也罷，你既疑惑你寶姐姐，我給你個小小的玩藝兒，你拿了去，到三更人靜之時，獨坐中庭，焚香一看便知分曉。」說著，因向伺候的女童們道：「把我那個葫蘆兒取來。」女童應聲而去。不多時，拿了一個小小的葫蘆兒出來，遞於黛玉。黛玉接來一看，只見上面雕刻的山水樹木、人物花卉、蟲鳥禽魚極其精妙，嘴兒上嵌著個玻璃顯微鏡，就如街市上賣的西湖景兒一般。看畢，便遞於金釧兒收好。立起身來，笑道：「天也晚了，仙姑請歇息罷，明日再來領教。」警幻道：

「有勞賢妹玉趾先施，恕愚姊今日不能回拜了。」於是，二人攜手送出宮門而別。

這裡，黛玉率領眾仙女，仍從舊路而回。前面兩對宮燈引路，後面金釧兒一手擎著葫蘆兒，一手提著個小明角燈兒相隨。

走不多時，回至絳珠宮內。只見晴雯打起簾子來，笑道：「小蓉大奶奶和瑞珠兒來了好半日了。」秦氏也就迎了出來，道：

「姑娘見過警幻仙姑了麼？」黛玉笑答道：「見過了。教大奶奶候的工夫久了，我們到東套間裡坐去，點起燈來好說話兒。」

說著，便拉了他的手走進東套間內。只見一切鋪設，光華奪目。

二人遂在炕上對面坐下。瑞珠兒便過來與黛玉磕頭。黛玉連忙攙起，因其殉主而死，也著實的獎慰了一番。金釧兒送上茶來。

秦氏問道：「老太太如今可還康健，二位老爺、二位太太都好？」黛玉答道：「老太太、舅舅、舅母們俱各康健。」秦氏又道：「我們東府裡的太爺和我公公、婆婆可好？」黛玉道：

「大哥哥、大嫂子都好。大老爺不知怎麼服了金丹升仙去了。」

秦氏道：「我們太爺的脾氣古怪，放著福不會享呢。不知你蓉大姪兒如今續了弦了沒有？」黛玉道：「聽見說續娶的是胡家的姑娘，模樣兒、性格兒也和大奶奶差不多兒。」秦氏又道：

「我們珠大嬸娘、璉二嬸娘可都好？」黛玉道：「他們可有什麼不好的呢！」秦氏又問道：「姑娘們可都好？」黛玉道：「他們也都好。二姐姐給了孫家了，聽見說二姐夫為人脾氣乖張，二姐姐如今很不得意。三妹妹聽見說二舅舅在糧道任上許了周統制的公子了，尚未過門。四妹妹還沒有人家呢。」秦氏道：

「前兒元妃娘娘到來，我去請安的時節，娘娘向我說，迎姑娘不久也要來，現在給他修理住房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我才剛兒恍恍惚惚聽見警幻也這樣說來。可憐二姐姐，一輩子老實懦弱，也還如此薄命。」

秦氏聽了，也點頭嗟歎了一回，忽然笑道：「你看我，問了這半天的話，竟把這一個人忘了。寶二叔他可好？今年也有十八九了，不知可曾娶了親了沒有？」黛玉見問出寶玉來，不覺眼圈兒一紅，流下淚來，低頭不答。

晴雯在旁插嘴道：「這個大奶奶，你看你說的這些話，可教姑娘怎麼答言兒呢。你難道莫有聽見前兒警幻仙姑說的那些話嗎？」秦氏道：「我沒有聽見警幻仙姑前兒說的什麼話。」

晴雯道：「你既不知道，等我夜裡睡下慢慢的告訴你。你也可想想，林姑娘為什麼到咱們這裡來的呢？噯喲喲，你這個人倒像在罈子裡過日子呢似的。」這一席話，倒把黛玉招的笑起來了。晴雯道：「姑娘不用傷心，咱們如今到這天仙福地來，無拘無束，自在逍遙，好不舒服受用呢。譬如襲人那個浪蹄子，本來他的命比我好，我也不去恨他，我也不去氣他，且看他的收緣結果罷咧！」秦氏也笑道：「可不是呢，譬如我們蓉大爺，如今娶了胡家的姑娘，那裡還能夠想起我來呢！這也是氣不來、恨不來的，有什麼法兒呢。」晴雯道：「豈但沒法兒，我看小蓉大爺那個年輕的狂樣兒，只怕在被窩裡把當日和大奶奶怎長怎短的故事兒，都要告訴了新娶的大奶奶呢。」秦氏笑著啞道：

「呸！你這個蹄子，又要教我撕你的嘴呢。」

黛玉用手帕子窩著嘴，笑道：「說正經話罷。大奶奶，你家如今在那裡住呢？」秦氏道：「姑娘還不知道呢，我們都是薄命司裡的一伙冤家喲。薄命司裡邊，地方寬敞多著呢，東西兩廂都是一院一院的好齊整房子，我來了沒多年兒，我們的尤家三姨兒、二姨兒也陸續來了。我們如今大家住的倒也熱熱鬧鬧的。他姐兒倆說，明兒才來給姑娘請安來呢。」黛玉笑道：

「你們那個三姨兒的為人，倒教人可敬，你們那個二姨兒真真的是個笑話兒，好好的要給璉二哥哥作個二房。那時，我們和寶姐姐、珠大嫂子都替他捏著一把汗兒，他倒自己得意洋洋的。後來到底上了鳳丫頭的當了。」

秦氏道：「我們璉二嬸娘這個人，你瞧他那個模樣兒、說話兒、行事兒，那一件不教人打心裡愛呢，可就是他老人家的這個毛病兒總不能改，把個醋罐兒抱的結結實實的，總不肯撒手麼。」晴雯笑道：「罷喲，大奶奶也別單怪璉二奶奶吃醋，我看那個二姨兒也就不大正經。你忘了，那一天咱們大家坐著說閒話兒，大奶奶提起小大爺來，你看他那個神情兒，倒像比大奶奶還著急似的。據我看起那個光景兒來，只怕大奶奶去世之後，他和小大爺定有一合兒。」說的秦氏、黛玉都笑起來道：

「你這張嘴真要不得了。」

黛玉道：「你收拾鋪炕去罷，夜深了，請大奶奶也安歇罷。」晴雯道：「教金釧兒在這邊服侍姑娘安寢，我和小大奶奶在西邊套間裡睡去，我們還有好些話兒說。」於是，大家散了，各自歸寢。

黛玉先就睡下，金釧兒在下面一個小榻上也就睡下了。黛玉問道：「金釧兒，你好好的服侍太太，太太也很疼你，寶二爺和丫頭們玩笑也是常有的事，你也犯不上跳井啊。」金釧兒道：「那年夏天，太太睡中覺，我給太太捶腿，也就困的打起盹來。不知寶二爺多咱兒溜了進來，輕輕的在我臉上摸摸索索的。我醒來看時，太太仍是閉著眼睡，我只當太太還睡熟著呢，我就悄悄向寶二爺說：『金簪兒掉在井裡，有你的總有你的，你這會子忙什麼呢？』一句話莫說完，誰知道太太才莫睡著就聽見了，翻過身來『呸』的一聲，先給了我一個嘴巴，我就唬的趕著跪下碰頭，央及太太說：『我再不敢了！』太太那裡肯依，就打發人傳了我媽來，立刻教人帶了出去。姑娘，你想咱們家的丫頭們，那一個嘴上的胭脂都沒教寶二爺吃過呢，難道都尋了死了嗎。只是人有臉，樹有皮，太太攆了我，吵嚷的人人都知道了，我還有什麼趣兒呢。我只說跳一跳井可以遮遮羞兒，誰知道跳了下去可就上不來了呢。」黛玉道：「太太打你的時候，寶二爺怎麼樣來？」金釧兒道：「寶二爺看見太太一翻身，他早跑的沒了影兒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跳了井之後，老爺知道了，把寶二爺狠狠的打了一頓呢。」金釧兒此時已經瞌睡的受不了了，連打著哈息答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打的該著。」

就沉沉打起鼾來。

黛玉也自好笑，便悄悄的起來，穿好了衣服，將警幻給的那個葫蘆拿了，又一手秉燭走出外間，將葫蘆、蠟台放在小炕桌兒上，爐內焚起香來，慢慢的盤膝坐在榻上，將葫蘆輕輕的拿起，翫著眼在玻璃鏡內一看。不知葫蘆裡面到底是什麼故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